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二

夫婦二

○一才識

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覊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黄頭深目長肚大節昻鼻

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爲正后

此亦奇醜

巴寡婦淸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淸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淸臺

○此寡婦能交結得秦始皇受秦始皇客禮築臺與居懷淸製頗異哉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遁去爲人灌園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出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卧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幾人到此只爲恩深自失悮却生平矣又曰一陳

一、王賴有賢妻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

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也韙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嫁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出騰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巳殺請受戮縣令縱之娥不肯彊載還家會赦得免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何負吾耶漢晉春秋曰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

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

髦不聽後殺經并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徃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大似王章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旣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及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如此男子不能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大見識人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於時氷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

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髲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此婦教子求功名也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

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席可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此婦教子求道德也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鞫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鞫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眞之難也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既退人以此城爲夫人城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撓竊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即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

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因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爲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且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德宗時有學士潘炎嘗異眷其劉夫人卽晏相女京尹有故候見不得乃遺閽者縑三百夫人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已勸潘公避位其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告之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旣罷會夫人曰皆爾之儔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藝祖將北征京師讙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

家曰外間詾詾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過人識見絶甚中間信有可爲干城腹心之託者其政事何如也若趙娥以一孤弱無援女兒報父之仇影響不見尤爲超卓李温陵長者歎曰是眞男子是眞男子已而又歎曰男子不如也

二言語

袁隗妻馬倫是季子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埶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於作上

謝遏絶重其姊張玄嘗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曰

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鞫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得見古物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夫人素聞劉名乃簪髻素褥坐帳中

劉東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此九婆娘可列言語科矣而康伯母凝之妻允卓越謝氏大有文才大怨凝之孰知成凝之萬世名者哉謝氏一人可分三四人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及遷荊州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

夏侯豫州有伎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則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伎女衣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絕妙好辭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漢末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班姬字惠班扶風曹世叔妻也世叔早卒兄固著漢

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闕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

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眞堪笑樂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

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三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

年八十餘猶好人師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在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

言詩贈曰本爲簿上蠶令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曰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文才徐妻尤爲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徐勉本欲爲哀文覩其文遂閣筆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令暉有才

思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録

此數婆娘皆司文學之選也鄭家婢兩箇當一箇

初潭集卷之二

初潭集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漢王大會諸侯伐楚羽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

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羽乃悲歌忼慷自爲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李延年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哀王夫人早卒上憐憫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又上

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

光大忠眞大忠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

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廼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

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焉又按鍾火山有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卽夢見夫人號懷夢草贊曰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爲靈芝之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上皇后復得幸後人因而効之自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原是薄情人

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回風之曲花香栩落如秋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涴其體又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麗娟以琥珀為珮置衣裾裏不令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

文君姣色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故悅長卿之才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痼疾遂發乃作美人賦以自刺及卒文君為誄傳於世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督將及羌胡渠率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而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此人能

阮公隣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王隱晉書曰籍隣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 淡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也 漫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儉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還錢戎乃悅

謝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謡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阮孚別傳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李

温陵曰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國亡家喪身失志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愼歟然漢武以雄才而拓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據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來也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豈其所破敗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歟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妺喜吳不西施亦必立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又何聲色之娛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業之由英雄爲本彼瑣瑣者非恃才妄作果

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福在下也此興亡之所在
也不可不愼也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
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絶醜亦復效岳遊遨於
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
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石投之亦滿車

劉道眞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流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

豚盡、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廼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内、崇曰、是厠耳、

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旣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

澡豆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
笑

粧村得好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乃大笑而受之

豫章欺人太甚

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李當生貴子

而有虎厄帝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
服相者之驗而惟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
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
牀繐帳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故子敬語王孝
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如銅雀臺上

妓

子敬墮淚之言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

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流涕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來降秦民謂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善用之武做武可愛文做文可喜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圍以休休微之嘆服

伶玄字子于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

事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鶩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變態百出爲溝爲壑無所不往今婢子所道趙氏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婢子掩形屬影俄然相緣奄忽能無泣乎

感慨得好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

或難之圖曰非止暫遊此中也公何不廣哉布衣爲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焉

我亦有精廬死生同一區故人來就飲漫比司空圖又曰圖却有女家人何如李卓一僮不相隨也

韓熙載肆情坦率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熙載本北人仕江南而不防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

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熈載亦不介意也

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大有才思嘗因隨計以所學獻于熈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熈載與之出入卧內常與雅易服燕戲猱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熈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詞故熈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

氏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邪李生曰正章惇所爲也

謳者袁綯嘗從子瞻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千載如見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曰天下有道我黼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二賢婦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

皇甫士安漢太尉嵩曾孫也所養叔母教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豚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

者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人席坦受書遊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於家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叔母欲勞而謝母患其勞何愛之不若也乃謝公擊節嘆賞恨朝士不得見何哉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志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燕亦立節乎義感禽鳥然矣

劉眞長標奇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遂告其

毋毋謂之曰此非汝比勿愛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毋又不聽後貢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

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疋

一頭老奴化作千頭木奴

秦嫫南鄭楊雄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勤

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群弟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泰娛之教流於三世

○吾恐其以不賢[illegible][illegible]辱長也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并責審諸諸御史皆有慚色

御史好做

宋明帝嘗於宮中大集蠃婦人以爲歡笑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蠃婦人形體以爲樂外舍之爲歡與此不同帝怒遣令起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知今日遂能剛正如此

肅宗宴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相視皆笑樂獨政和公主不視上問之對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

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即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衆寃耶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乎狄仁傑盧氏堂姨居午橋别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兎歸羞味進於堂上仁傑因語姨曰某㤗爲宰相弟有所欲願以相告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也

○三勇夫

楊篡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如此者甚易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色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王敦兩豎相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宋褘是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有疾羣臣進諫請出宋褘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阮

進桀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遣册與之、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能解仲文曰但畜、
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四從夫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
之斷其名於苕華之玉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越謀伐吳貢美人二人於吳一夷光二修明吳處以
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身若雙鸞之在輕霧、
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瀛洲榭高四千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為縐號曰留仙裙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

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及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

甄氏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之左右白五官中郎先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司隷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言將軍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馮氏後見術遂每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因共絞殺懸之於廁言其哀愁自殺術哀之厚加殯殮

〇美人薛靈芸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至京師魏文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末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〇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太后出看疾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

何時來耶云正伏鬼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御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

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逼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好音武宜其敗、

李後主寵小周后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琛雕繪華侈而僅容兩人日與后酣飲其中

羊祖忻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常宴於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貴當絃歌奏之莫不灑泣

附[illegible]瑱妹爲寡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之遂成痼疾殷

僑善畫人面貌，令僑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狀，乃密使乳媼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早死，病亦徐差。

妙哉格心之術也。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

瑩娘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

唐斯立戲之日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

元載寵姬薛瑶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

塵褥

秦會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我亦道顯仁這婆子村果然以上皆不賢夫也夫

而不賢則雖不溺志於聲色有國必亡國有家必敗家有身必喪身無惑矣彼卑卑者乃專咎於好酒及色而不察其本此俗儒所以不可議於治理歟